



姜
澄
清

著 端坐而神游六字
姜澄清文集·之十二



清 / 谈 / 录

清 / 谈 / 录



姜澄清

著

姜澄清文集·之十二

端坐而神游六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谈录 / 姜澄清著. -- 贵阳: 贵州大学出版社,
2014.6

(姜澄清文集)

ISBN 978-7-81126-690-0

I. ①清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4384号

清 谈 录

著 者: 姜澄清

责任编辑: 舒艳雪

印 刷: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264 千字

版 次: 2014年6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6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6-690-0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851-5981027

再版总序

文人到辑刊“文集”的时候，大抵至末路了。而自己呢，积一生之所成，向社会奉承者，亦仅此而已；在我，实在是愧赧交加的。我一生，除教书一事，勉强及格外，他皆不足道。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，于是，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，付梓刊行。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——本人尚且待人相度，何言度人。过而言之，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。此非以谦下邀誉之术，从1957年至1978年，二十年间，在饥饿与胡斗乱争中，苟全混世，何言读书求学？自己不敢以“天也，非战之罪也”来自宽无成之憾。所聊可为慰者是，近三十年来，未敢虚掷光阴，因此有了点滴文绩。如果说，“英雄”是“时势”所“造”，那么“造”愚钝与浅薄者，孰耶？

当这个文集面世时，我已届八十，风灯雨烛，微光弱明，还能撑持几时？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，未尝不愀然暗伤。

我十八岁离滇客黔，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，其间，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。此中甘苦，非当事者莫能味。然积久成习，竟自乐于笔耘舌耕，夏则挥汗，冬则呵手，每文竟束管，仰见南窗，残月已垂，而东方已白矣。

纪文达（晓岚）晚年，以不堪考察之累，而以闲逸的“笔记”遣日自娱，到后来，连此亦厌。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，踏入百事皆懒执

的“无为界”。然前贤文绩煌煌，成证果而后寂，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，掩己之慵懶，不亦谬乎？在古贤是“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”，在我是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

年届八旬的人，若要疏懶，可以编出很多理由，有了理由，便可心安理得地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我徘徊于堕、勤之间，择其可为者为之，于是，在古稀之后，便只写随笔之类。寿多必寂，朋友间从从日少，空巢孤叟，只好将素笺当朋友，摇笔面笺，有如对友倾谈。

因此，大抵界划，七十以前，多为学术之文，此后，便是随笔之类了。

我有二十年（1958—1978）的艺术教育经历，因出身“中文系”，所攻习者，不外“之乎也者”，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，颇有樵叟下海、渔夫入山之困。然而，成就我日后研究的，正是这困境。二十年间，耳濡目染，皆笙歌图绘，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，始厌之，终爱之，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，文化视野，因之洞开。此种自然的趋进，入乎性情至深，故，后期研究艺术，实乃自然的归宿。

在此二十年间，闻睹中外艺术，而耽之愈深，愈对往昔所受之“艺术概论”教育，渐生疑意。那些“概论”，本非为艺术立言，醉翁之意，不在酒也。“悟已往之不谏”，正是一种自我批判——上世纪80年代，在我，在社会，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。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，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。由今观之，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，指马为马，并无绪旨，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，平常之说，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。在刊物加按发表，并号召讨论后，一场论辩便展开了。而我，因之成为核心人物，且被尊之为“理论家”、“美学家”。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，惜乎未延及哲学、文艺学，否则，所“启蒙”者，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。如此的偶然，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，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，欲拒不能，于是只得

顶冠而前。换言之，我是在戴上“理论家”的帽子后，才潜心致力于理论——既然难下虎背，何妨骑以驰之。新的治学道路，缘是而定。禅家曰“成佛当有立脚处”，治学亦然。我不经意撞到“立脚处”，从此，“由是而之”，从书法始，进乎绘画，因绘画之启迪，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。凡此，皆非预为设计，而系顺流趋进。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，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。

三十余年的研究，成绩菲微，稍可慰者，草创了书、画学的体系，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，即本土的色彩学理。对中国艺术的“生态”因缘，亦有新锐之见。

个人所可告诸君者，仅此而已。惜乎，今者强弩之末，气衰力微，难耐寒灯冷凳之苦，更畏征引之累，老马迷途，不知所向，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，虽曰“清谈”，实则姜（江）郎才尽，黔驴（黔固无驴，此随俗也）无技也。

《清谈录》及其续篇，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。此时，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，而在体验上，却优于少壮时。中国艺术，本属安静、淡远、柔婉、空寂之类，而人至桑榆之境，亦趋于此种氛致，空斋寂处，对春花秋月、丘山涧流，兀自多了相知之情。于是，便将此暮年的幽怀，随手述之，遂成就了“清谈”之“录”。也许，生活如斯，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，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，论得离乎本相。讨论中国艺术，以得“土味”为获真。革命家“革”艺术的“命”，以使其服务于革命。于是，艺术便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女孩，任人牵引了。而洋博士呢，斥中国艺术“落后”、“不科学”，必欲使中国艺术“取西人之法”，削己足以就人履。新生代的洋博士，本疏于国学，然却大言中国书画，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，术语虽同，然一经妄解，中国学问便西化了。鉴于此，我考释了画学术语，意欲正名；否则，华土理论，

形表虽“土”，却被“洋化”了。

如此这般，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，经轮番强暴后，不复贞洁矣。我的努力，其保“贞”乎？

在咬文嚼字之暇，我也涂涂抹抹，此非欲跻身书、画界，去逐名争利，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，以免门外文谈之弊。《文集》所附，即本人的涂鸦习作。丑妇见公婆，愧甚愧甚！

“新体文言”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，此亦感时而倡也。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，颇有淡若白水之概。“白话”之兴，在实用交流方面，固为势之必然，而在文学方面，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。毫无文言基础，而欲使白话有味，是欲赴浙而趋蜀也。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，然独述文一事，今人难及。盖古人的荣辱沉浮，全系于文章。十年寒窗，诵读经史，科场成败，只定于作文。“五四”时代的硕儒通人，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？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，故为文为白，皆能应付裕如。我提倡“新体文言”，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，在保持文言简洁、有味的前提下，也使新体文言，明白如话。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。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，舍此，无论写什么，至多，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。

我的帽子不少——书论家、画论家、美学家，乃至作家、书画家。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。还是老说法贴切，我勉强算得上个“文人”。以今义诠释，文人也者，文化人之谓也。此与古代“文德之人”、“文学之人”稍异。“文”，概指“文化”，在昔，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。此为综合之称，而这“家”、那“家”，则是分解之称。然，“文人”颇蒙揶揄，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一为文人则无足观”是古已有之的说法，我虽未染“相轻”的毛病，但确属“不足观”之类。“不足观”，谓无助于“治”、“平”，无补于生计，予每窃叹，文人之矢志“治国、平天下”者，鲜有善终——

“国”不能“治”，“天下”不能“平”，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。因之，何须求“观”呢？中国文人之智者，于无奈中，遂潜身江海山林，“隐”于“文”了。由是，有了五花八门的“隐”法——初则隐于山林，继则隐于市井、隐于翰墨、隐于睡、隐于醉，乃至隐于青楼。凡此，皆“以无益之事，悦有涯之生”（陶渊明语）的自安之术。彼等所奉的箴言，只是四个字——“莫谈国事”。那么，人有唇吻，莫谈国事，又不可能哑然，于是，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——风花雪月、诗词歌赋、酒茶丹青，如此这般，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“隐逸文化”。谁料到呢，最“不足观”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。欧阳文忠公（修）曰，“晋之文章，唯‘归去来’一篇耳”，然，仅此一篇，却垂之千古，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，却只留下恶臭。中国乏抗争的文化，却多“躲”的文化，隐士便是“躲士”，这一“躲”，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泊的文类。故，欲探宝者，当在“地下”去找——隐士即“地下工作者”也。

我一生盘旋于滇黔，然身在山野，却心系庙堂，然“天意高难测”，年轻时，总付测“天意”的赶赴，孰料，“天”象幻变，故跟之愈紧，愈陷迷途，是以，“隐”亦不能，跟亦不能——“两间余一卒”，“彷徨”殊甚。至退休之后，世道安定，所以，“退”以“休”之。此一“退”，近乎“躲”，于是乎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只管翰墨与丹青。遂有了“清谈”之类的文事。

以上所陈，为个人的“坦白交代”，诸君在阅览我那些劣文之前，先稍知其人，或能辨弦外之音也。

姜澄清

二〇一二年桂香时

于花溪补述

目 录

清 谈 录

- 自 序 / 3
- 山居论艺 / 5
- 茶楼说画 / 18
- 幽斋说书 / 28
- 草亭话月 / 32
- 陋室解“枯”“残” / 41
- 风景这边也好 / 53
- 国粹当粹 / 73
- 插柳当无心 / 81

清谈续录

- 自 序 / 93
- 三十而…… / 97
- 珍藏痛苦 / 103

春江冷暖鸭自知	/ 114
收购古籍的废品站	/ 124
文人的折腾	/ 129
桥头惊梦	/ 134
除夕夜话	/ 138
老 教 室	/ 146
糊涂近道	/ 151
知“道”与“不知道”	/ 160
真相与梦境	/ 169
山寨说庄	/ 176
山居说亭台	/ 183
山野有高人	/ 196
悄悄的湖山	/ 202
小城故事	/ 209
往事如烟	/ 214
“中华”多彩	/ 216
花溪的桥	/ 223
菜花黄了	/ 230
海 思	/ 236
自古多情伤离别	/ 244
落英零叶堪为师	/ 251
月常阴缺人常悲	/ 259
夜灯下的背影	/ 268

清谈三录

自 序	/ 273
岁初的感怀	/ 275
寂坐论隐	/ 278
名士“风流”	/ 284
晚年“空谈”	/ 287
名士之癖	/ 289
文人所思	/ 291
教育之殇	/ 294
点滴之美	/ 298
一九七六	/ 300
烟史述略	/ 302
何以言文	/ 307
“自”之所“在”	/ 312
自 省	/ 315
荷池、龙居——安龙	/ 318
我的《鲁迅全集》	/ 321
漫游花溪	/ 324
湄潭之文	/ 327
花月之行	/ 330
再版后记	/ 337

清 谈 录

自序

清谈始于曹魏王弼等，聚论玄理以标清逸，时人遂谓之如此。吾国学术出于晤谈者颇多，《论》《孟》即其典型。予以老而不堪考索之烦，故择其方便者行事。年来每有悟获辄书笺存之，此次因践出版之约，乃董理积稿以付梓。夫不经意之作，或难免于疏失，是待读者正之。

二〇〇七年冬月

于黔中花溪

时年七十有二

山居论艺

自二〇〇五年始，我便持续地访问逸之先生，那年正值他古稀，第一次交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经冬的花草此刻感时萌动，先生的心绪十分愉悦。我从先生学至今二十年了，深知此老厌于接受采访，相约我们的交谈不预为规定题目。老人对上电视之类很回避。他说：“当摄像机对准自己时，我便很恐怖。”我们在屋顶的花园中围石桌而坐。花园极简率，经冬的葡萄此时只有枯藤，而墙边的草卉已稍呈绿意。先生指着藤、卉说：“这是最美的，交替时节的万类，展示着一种希望；美好的景象是展现于美好还未到来之时的。你得在枯萎、凋零中去寻觅美。”他指着藤说：“由于水分的消失，藤枯了，剩下的只是坚韧的枝条，而这恰好是中国书画线条所取范的。”接着他反问道：“为什么枯藤老树就不美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枯、老、残、瘦的物态对国人会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？”我无言以对。二十年来，我只是强烈地感到，这个瘦小而且背驼头秃的老人，似乎是一台运转不停的思想机器。而这“思想”是地道的华夏牌。他常提示我得从寻常的现象中去发掘并不寻常的美，倘使对悠然而逝的白云、如歌的涛声以及落英零叶都麻木无感，那么你便不该学艺术，尤其不该学中国艺术。他说中国的书画，纯然是精神之花，它完全抛开逻辑与自然秩序，而去追踪造物之理，简单地说，其笔墨是用以写“道”的——它是画“道

体”，而非物体。

在品了一口茶后，他开始抽烟，并不断地挥手划散烟霭。这个健谈的老人常在滔滔谈论之间戛然而止，这是他的习惯，新的思想或者困惑正在这沉默中。他极推崇罗丹，他说罗丹创作了“思想者”，而他本人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。老人说，没有任何艺术家如罗丹那样明确尖锐地预言二十世纪艺术之弊，赤裸的感官刺激及浅俗的主题，完全源于思想的贫乏。每每讲到艺术家的浅俗，老人都异常激烈。他说这是根本性的！人道精神的沦丧，崇高精神的泯灭，使艺术俗不可耐。老人愤愤然了，他说：“看看吧，插科打诨、龇牙咧嘴、装神弄鬼、飞檐走壁，一切足以招引小市民的玩乐，都走红。你应该明白，在舞台上吐痰擤鼻涕，比演奏贝多芬的曲子，更能赢得掌声。当玩世不恭成为风气，艺术家热衷于做鬼脸，艺术与油滑相伴时，堕落便无可免了。”先生的观念很贵族化，他说过，小市民的趣味是伟大艺术的宿敌。“广大群众”“人民大众”，只是政治家取悦的对象，而艺术家必须拒绝、摒弃庸俗趣味。园中茶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两个小时，我承认，先生的种种高论我一时还难以认同，即使如此，我依然大受震动，其原因是我对艺术的理解太主流化，种种另类的学说，接触甚少。我的知识来源，主要是大学里的“概论”，恰如先生所云，这些“概论”教师，甚至连艺术也不喜好，盲人瞎马，能不误人子弟？

严冬后的暖意最令人适然，这花园，这园中的石桌、枯枝、老藤，宛如宋元画家笔下的“山居图”，然而，先生的观念却极富批判性。也许，真知识在这样的“山居”清谈中才能获得。

几天后，我们又接着老话题谈开了，不过相聚的地方换在了书斋里。书斋仍极简率，先生似乎更习惯于散漫的环境，或者说，过于整肃洁净，反令他局促。书案上稿笺堆积，砚台、旧的文玩及毛笔、钢